

无数的人问我：“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？”

我答道：“朗读——通过朗读，将孩子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。”


曹文轩
美文朗读
CAOWENXUAN
MEI WENLANGDU



一河大鱼向东游

曹文轩/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谨以此书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



一河大鱼向东游

曹文轩/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河大鱼向东游 / 曹文轩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5.

(曹文轩美文朗读丛书)

ISBN 978-7-301-15116-7

I. 一… II. 曹… III. 青少年—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52219号

书 名: 一河大鱼向东游

著作责任者: 曹文轩 著

责任编辑: 郭 莉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5116-7/I · 2102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zyl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67346

出版部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30毫米×1020毫米 16开本 9印张 115千字 18插页

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3.00元(附光盘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朗读的意义

曹文轩

关于阅读的意义，我们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阐述：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；阅读是对人的经验的壮大；阅读还有助于创造经验；阅读养性；阅读的力量神奇到能改变一个人的外形；在没有宗教情怀的世界里，阅读甚至可以作为一门优美而神圣的宗教……

可在今天这个有着无穷无尽的诱惑的世界里，人们对阅读却越来越疏离了，甚至连中小学生们都对阅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。这个情况当然是很糟糕的，甚至是很悲哀的。

无数的人问我：“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？”

我答道：“朗读——通过朗读，将他们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。”

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一个孩子不愿意阅读，你对他讲阅读的意义，有用吗？就怕是你说到天上去，他大概还是不肯阅读的。可是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设想：一个具有出色朗读能力的语文老师或者是学校请来的一个著名演员，在他们班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部小说里的片段，那是一个优美的、感人的、智慧的、扣人心弦的精彩片段，那个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深深吸引住了，朗读结束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惦记着那部小说，甚至急切地想看到那部小说，后来他终于看到了它，而一旦他进入了文字世界之后，就再也不想放弃了。于是，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个孩子的阅读乃至成长抱了希望。

朗读在发达国家是一个日常行为。

2006年9月，我应邀参加了第六届柏林国际文学节。在柏林的几天时间里，我参加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朗读会。他们将我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以及我的一些短篇小说翻译成德文，然后请他们国家的一流演员

去学校、去社区图书馆朗读，参加者有学生，也有成年人——不同阶层、不同年龄的成年人。在我的感觉里，朗读对他们而言，是日常生活中一件经常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四五人、五六人、十几人、上百人坐下来，然后听一个或几个人朗读一篇（部）经典的作品，或一段，或全文。可见朗读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，是一种日常的、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行为。

“‘语文’学科，早先叫‘国文’，后改为‘国语’，1949年后改称‘语文’，从字面上看，‘语’的地位似乎提高了，实际上，‘重文轻语’是中国语文教学中的一大弊病。”（刘卓）

“语文语文”，“文”是第一的，“语”是次要的，甚至是无足轻重的。重“文”轻“语”，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。中国在很多时候，把“文”看得十分重要，而把“语”给忽略掉了，甚至是贬低“语”的。“巧言令色”，能说会道，是坏事。是君子，便应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。“讷”——“木讷”的“讷”，便是指一个人语言迟钝，乃至沉默寡言，而这是美德，认为这样的人是仁者。

“水深流去慢，贵人话语迟。”这便是中国人数百年、数千年所欣赏的境界。当然中国也有极端的历史时期是讲究说的。说客——说客时代。那番滔滔雄辩，口若悬河，真是让人对语言的能力感到惊讶。但日常生活中，中国人还是不太喜欢能说会道的人的。“讷”，竟然成了做人最高的境界之一，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疑。

2008年，美国总统竞选，很让我着迷，着迷的就是奥巴马的演讲。他的演讲很神气，很精彩，很迷人，很有诗意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美国总统竞选，就是比一比谁更能说——更能“语”。我听奥巴马的讲演，就觉得他是在朗读优美的篇章。

说到朗读上来——不朗读——不“语”，我们对“文”也就难以有最深切的理解。

我去各地中小学校作讲座，总要事先告知学校的校长老师，让他们通知听讲座的孩子带上本子和笔。我要送孩子们几句话。每送一句，我都要求他们记在本子上。接下来，就是请求他们大声朗读我送给他们的每一句话。我对他们说：“孩子们，有些话，我们是需要念出来甚至是需要喊出来的，而且要很多人在一起念出来、喊出来。这是一种仪式，这种仪式对我们的成长是有用的。”

当我们朗读时，特别是当我们许多人在一起朗读时，我们自然就有了一种仪式感。

而人类是不能没有仪式感的。

仪式感纯洁和圣化了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在那些玩世不恭、只知游戏的轻浮与浅薄的时代，有了一分严肃，一分崇高。

于是，人类社会有了质量。

这是口语化的时代，而这口语的质量又相当低下。恶俗的口语，已成为时尚，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。

优质的民族语言，当然包括口语。

口语的优质，是与书面语的悄然进入密切相关的。而这其中，朗读是将书面语的因素转入口语，从而使口语的品质得以提高的很重要的一环。

朗读着，朗读着，优美的书面语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口语，从而提升了口语的质量。

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之优美的重要途径。

汉语的音乐性、汉语的特有声调，所有这一切，都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在声音上优美绝伦的语言。朗读既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，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感受我们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，从而培养他们对母语的亲近感。

朗读还有一大好处，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淘汰那些损伤精神和心

智的末流作品。

谁都知道，能被朗读的文本，一定是美文，是抒情的或智慧的文字，不然是无法朗读的。通过朗读，我们很容易地就把那些末流的作品杜绝在大门之外。

北大出版社打造这套丛书，我之所以愿意从我全部的文字中筛选出这些文字，都是一个用意——

以这些也许微不足道的文字，去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。

2009年5月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



目录

无身之影/1

黄狗* (6-8)

影之舞* (29-34)

药寮/37

红泥小炉* (45-48)

城墙落日* (53-57)

莺店/65

小城金枝* (69-71)

又遇板金* (93-97)

天边已见那群鸟* (99-101)

痴鸡/106

痴鸡 (106-113)

荒原茅屋/114



荒原茅屋 (114-120)

孩子与海/121

孩子与海 (121-124)

远去的灵魂/125

一河大鱼向东游/130

一河大鱼向东游 (130-133)

注：目录中楷体字篇目为推荐朗读内容，其中，标有“*”的，为示范朗读内容，正文已配录音。正文中凡推荐朗读的内容均已用楷体字标示。



无身之影



（背景提示：一个叫熄的屠夫在地狱里学会了黑巫术逃回了人间。他使用魔法，攫取了王位，并进行黑暗而残酷的统治，下令销毁所有图书和其他带文字的东西。然而，一部被称为“大王书”的神奇图书却飞走了。放羊男孩茫成了这部书的主人。不愿意接受熄的黑暗统治的人推举茫为他们的首领，组成了茫军，一起反抗熄的黑暗统治。茫军和熄军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发生在金山。）

1

茫军如期抵达金山，那天晚上，一弯下弦月，犹如一枚鲜亮的徽记印在深蓝色的天幕上。

不远处，便是金山。那山虽不算雄奇，但却显得十分威严。它矗立于夜空之下，边缘清晰，线条冷硬，犹如巨斧劈出的一般。

茫军将士抵达山下时，有很长一阵时间，都默然无语地仰望着它。

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战役，一条又一条生命的死亡，斗智斗勇，浴血奋战，终于打到了金山脚下。不久，就会有成千上万双眼睛重见天日，



恶梦般的无明之暗即将成为昨日。作为王，作为大军总帅，茫的心中一派大喜悦，但也感慨万千。不知为什么，望着那山，他竟然泪流满面。

他有点儿不敢回首走过的漫漫长路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是在一片惊讶和感叹之声中醒来了。

他问卫兵：“外面怎么了？”

卫兵兴奋得有点儿结巴：“山！那……那座山！”

茫穿好衣服，走出军帐。当他举目眺望前方时，便觉得有万道金光朝他汹涌而来，不禁连忙用手遮在了眼睛上。好一会儿，他的眼睛才慢慢适应了眼前的光芒。

太阳下，那山居然真是金色的，整个大山便是一块巨大的金矿石。

山上无一棵树，也无其他花草，只有清一色的野菊花。还未开放，无数的圆溜溜的花蕾在晨风中摇晃着，仿佛摇曳的烛光。

山头有块岩石，岩石上放着一个扎了口的布袋，布袋旁守着的便是那只传说中的狗。

那狗前腿立着蹲在地上，一副忠心耿耿、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。

因为有一段距离，茫并不能很清楚地看到狗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他很长时间都在看这条狗，他觉得这条狗也一直在看着他。人的目光与狗的目光相遇了，并交织在了一起。某个片刻，他的心一阵发颤。

他决心不再与那来自山头的目光角力，转过身去，往一片白桦林走去，那里有一口温泉，他要在攻山之前好好洗一洗多日的征尘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秋天的白桦林，才叫白桦林，根根树干，根根白色，像裹了一层白纸，那白纸经风所吹，许多处破了。

那口温泉在水池里翻滚着，像有大鱼，水池的上空飘着烟样的热气。



茫让卫兵守着路口不让别人过来，自己独自一丝不挂地浸泡在温暖的泉水里。

不远处，有士兵在问柯：“将军，何时攻打山头？”

柯答道：“等待大王的命令！”

茫不急于攻打山头，他只想沉浸在攻打前的宁静里。他要尽量延续这番宁静。这番宁静让他感到心里很舒服。长途跋涉，一路劳顿，他也累了，他要好好歇一歇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他被热气包裹着，透过热气，他看到了一轮干净的秋阳。此时，那秋阳毛茸茸的，竟然像深夜时的月亮。

他尽可能地将身体埋进泉水中。

因为泉涌的缘故，那一池水在不停地流动，仿佛有柔软的布在轻轻搓擦他的身体，这使他感到十分的惬意。

他闭上了眼睛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他很生气地挥起双拳，猛劲砸向水面，激起一团团水花。

四周一片安静，秋天的安静最使人心醉神迷。

他倚在一块滑溜的岩石上，舒展开身体，让自己睡去了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在通向睡眠的半途中，他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
阳光下的热气是淡蓝色的，像一团团蓝色的纱飘在空中。

他用嘴吹着，眼前的雾气便开始滚动起来，这使他觉得很有趣，便不停地吹。因为他的吹气，整个池上的热气都受了惊动，改变了原有的状态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

他霍然一跃，从水池里站了起来。

他的脑袋钻出了热气，膝盖以上，他身体的大部分都暴露在阳光下。

他开始用手搓擦自己，身上的污垢很容易地就被搓起，搓成条条，搓成球球，纷纷滚落下去时，他愣是觉得自己听到了水声，不禁傻笑了起来。本就被泉水泡得发红的身体，经过一番搓擦，更加红了，仿佛是一个刚刚脱胎而出的婴儿。

他的手游走着，碰到了腰间的小家伙。

小家伙像他的人一样，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，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劲了。

一阵害臊袭上心头，浑身血液鼓荡。他双手捂在了腰间，看了看四周，见只有一棵一棵安静如睡的白桦，才慢慢将手拿开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他扑进泉水里，并将脑袋深埋在水中。

这是怎样的一条狗？

他感到了窒息，却还坚持着，直到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去了，才突然挣出水面。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，胸脯起伏不宁。

自从看到那条狗之后，那狗就开始纠缠着他，就像藤蔓纠缠一棵树。

这之前，他听到了太多太多的关于这条狗及其他三条狗的传说。

都说这条狗是被巫师团施了大魔法的，魔力无穷，不可思议。那些传说给人一个印象：茫即使能攻到山下，也不能攻到山上，茫军九死一生打到山下，其实并无多大意义。

当然，茫军是不可能相信这一点的。

柯不信。

茫更不信。



茫穿好衣服，走出白桦林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减轻了许多分量，走起路来非常的轻盈。

他让卫兵叫来了柯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明天凌晨，发起攻击！”

2

睡觉之前，茫随意打开了大王书，脑袋一歪，他于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幅图：一个人在地面上留下了三条长长的影子。他很想看清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但那个人却已基本走出了画面，只在右上角留下了左腿的小腿和右脚的后跟。

那条腿和那只脚后跟都十分完美。

留在地面上的三条影子非常迷人。

茫没有去深究这幅图的含义，而是完全被优美的影子吸引住了，他双手将大王书举了起来，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欣赏，但一忽闪，大王书便干干净净，了无痕迹。他试着慢慢将大王书降了下来——当降到原来的位置时，那腿，那脚后跟，那三条影子便又显现了出来。

茫感到好奇，便不断地变化角度，最后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：只有一个角度可以看到里面的图像，而这个角度完全是他在偶然间发现的。

他将此事看成是大王书的一次不经意的显示，再说，此时他也不需要它对他作出什么指引。

他将大王书合上了。

大战前的夜晚非常宁静。

不远处的树林里，有一只宿在枝头的鸟可能做梦了，以为此刻是在白天，鸣叫了起来，几声之后，终于迷迷糊糊地知道自己叫错了，有点儿不好意思，便不再叫了。



茫仿佛看到了那只鸟收了收怕冷的翅膀又进入梦乡时的神态，心里不禁笑了起来。

此后，他有很长时间未能入睡。

再过几个时辰，攻克金山的战斗就要打响。这是茫军要攻克的第一个山头。如果能够顺利拿下，他要做的事情就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。金山如果能够顺利攻克，那么银山、铜山和铁山也就能够顺利攻克。当所有这些山头都被攻克，他将永远丢弃那支剑，然后找到瑶和羊群，开始他所喜欢所向往的生活。他很想瑶。他要和瑶永远在一起，走过一座座森林，走过一片片田野和一片片草原，一直走到天地尽头、生命的尽头。

窗外，今夜的弦月像一只拉满了弦的弓。

拂晓时分，号角吹响。

五十名突击队员轻装上阵，开始冲向山头。

后面跟着的茫军漫山遍野。

那条狗早已觉察到了动静，但并没有立即起身，而是依然卧在地上，只是偶尔将眼皮抬起，看一眼正在向山头而来的茫军。它不屑一顾地用眼皮眯了一下茫军，它对自己的这一动作十分欣赏，于是又来了几次。“这些两条腿的动物，终于来了！”

它偷空斜瞥了一眼那只静穆的布袋——它依然安放在岩石上。自从它放置在岩石之上直到此时，几度春秋，风风雨雨，它就一直安放在那里。

它并不清楚这只布袋的含义与价值，也不知放置这只布袋的人的邪恶与阴毒。它只知道守着——用身家性命守着。它听从它灵魂的召唤，而灵魂又听从了什么召唤，它无从知晓，它也不会为此而深思。像所有的狗喜爱看家一样，这座山，就是它的家，而这只布袋便是这家中唯一的财富。它从不远游，它活动的半径，始终以看得见布袋来划定。它记



不得自己究竟来自何处、过去的主人是谁，它只知自己是一条狗，一条重任在身的狗。

脚步声已经清晰地响在了它的耳畔。

它还是伏在地上，但脊梁上的毛已慢慢开始竖立起来。

它又闭起了那双眼睛，只留了一道黑色的缝。

这些年，它很孤独，只有山与布袋。有时，会走过几只长得很像它的狼，它便会有一种兴奋，但那些狼看到它之后，便情不自禁地哆嗦，然后在草丛中矮下身子逃跑了。无边无际的孤独——孤独太大了，有点要让它发疯了，但它慢慢地习惯了。它可以歪着脑袋看天空流动着的云，想象它们飘到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。它可以撑起一只小小的土拨鼠，在山坡上追逐它。追上了，它就用它的一只爪子很温柔地将它按在地上，听它恐怖地吱吱叫喊，然后将它放了，再去追赶。一次又一次地耍弄它，直到它精疲力竭、半死半活时，它才看一眼天空，然后用嘴将它叼住，慢慢回到口袋旁，细细地品味它。

现在一下子居然来了那么多的两条腿的动物，这使它激动不已。

爬到某一个坡度时，突击队员像听到了命令似的，在同一时间点上，全部停住了。他们一个个弓起身子，目不转睛地朝山的顶端看着。

它却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在突击队员的感觉里，它的站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：耸立。

它的这一耸立，使这些突击队员心头为之一颤，身体不禁弓得更深了。

后面的茫军也都站住了。

正是太阳初升时，那山竟一派灿然。

突击队员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：

一身金黄色的毛，个头要远远大于一般的狗，看上去非常瘦弱，但



又正是因为这种瘦弱，却更显得暗藏杀机。大概是吸纳了山野的精气，那对鼓溜的棕色眼球，喷射出来的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。

阳光下的山头，它更像一尊雕塑。

已是一个理想的射箭距离，五十名突击队员一起从腰上摘下弓，一起从箭壶中拔出箭，一起将箭搭在弦上，一起后倾着身体拉满了弓……

黄狗在喉咙呜咽着，一身金黄色的毛，刚才还在风中摇摆，此时则根根如针，一时间周身金光，竟如燃烧的烈焰。烈焰之外，热气如雾，那雾里的天晃动着如波浪不宁的海面。

弓在突击队员的手中颤抖着，弦在风中嗖嗖作响。

领头的一声“放”，那五十支箭嘶鸣而去，直奔那团金色的烈焰。

随即看到的情景令突击队员们瞠目结舌：那些箭一经烈焰，即刻弯曲，并很快熔化，软绵绵地落在地上。

又一番箭射。

落得的却是此番情景的又一次重现。

突击队员们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一时不知进退了。

后面的茫军不很了解这里的情形，对突击队的迟缓不进十分不满，便在后面嚷嚷了起来。

突击队员们回首看着那些向他们投以轻蔑眼光的将士，再去看看眼前那条狗，木头一般杵在山坡上。

后面的茫军便开始嗷嗷嗷地叫起来，大声轰他们。

一骑疾风般跑了上来，马上的传令兵大声道：“柯将军命令你们立即前进！”

突击队员们重鼓勇气，扔掉弓箭，改换大刀，呐喊着向那狗扑去。

他们身后，杀声震天。

随着突击队员们的逼近，黄狗的身体在慢慢地后倾，呈现出一副随

